

傅奠基 著

昭通地名文化



ZHAOTONG DIMING WENHUA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傅奠基 著

昭通地名文化



ZHAOTONG DINGMING WENHUA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昭通地名文化/傅奠基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7

ISBN 978-7-5004-6318-4

I. 昭… II. 傅… III. 地名—文化—研究—昭通市
IV. K927.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08597 号

责任编辑 史慕鸿
责任校对 刘俊
封面设计 王华
版式设计 李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丰华装订厂

版 次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11.625 插 页 2

字 数 280 千字

定 价 2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陈孝宁

昭通，山雄水奇。

从秦凿五尺道开始，这个地方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迄今已2000余年。

“秦时明月汉时关”，各族先民用自己的双手，筚路蓝缕垦殖了这块土地。这里的山山水水，浸透了先民们一代又一代的热血和汗水；留下的无数地名，寄托着祖祖辈辈炽热的希望和憧憬。

多姿多彩的地名，是历史发展的见证。

今天，当我们面对着这些物化成文字符号的地名，仍然可以触摸到祖先的生命和灵魂，倾听到历史的呼吸和足音。从这个意义上说，地名是一个孔眼。从这个孔眼中，我们可以穿过时光的隧道，去认识一个地方的历史、文化、民族、宗教、经济、审美，去叩问深锁在这些地名符号后的历史记忆。

然而，“睫于眼前常不见”，由于熟视无睹，很少有人愿意去做地名研究这项繁琐而复杂的工作。

傅君奠基，为博雅之君子，早年就读于西南师大地理系，毕业后，执教于昭通师专，于学校滚滚诸师中特立独行，10年面

2 昭通地名文化

壁，笃学深思，尤醉心于昭通地名之研究。其所著《昭通地名文化》一书，从地名入手，旁征博引，钩沉索微，以小见大，几乎涉及了昭通地方史、民族史的方方面面，并以如诗的语言娓娓而谈，以严谨之作风翔实阐述，确为一部开辟性的难得的著作。

大凡学术研究，只有敢于另辟蹊径，方能得创造之乐；否则，挤在流行热潮之后，作随群之鲫，难免拾人牙慧之诮。

奠基孜孜矻矻，惨淡经营，向学术的僻径走去，真可谓“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然他凭借自己的志与力，勤奋和博学，战胜了险远，终至“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并以之呈现于世人之前，其中之甘苦，曷可胜道。

细雨敲窗，夜凉如水。捧读此书，我深有“看似平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之感，就以之作为我对这本书的欣赏和理解吧！

是为序。

2007年5月于望云楼

目 录

| | |
|------------------------------|------------|
| 序 | 陈孝宁(1) |
| 导言 | (1) |
| 第一章 昭通历史沿革与地名演变 | (4) |
| 一 昭通地名的起源与演变 | (5) |
| 二 高层政区沿革与昭通历史地名 | (6) |
| 1. 先秦方国部落时期 | (8) |
| 2. 两汉至南北朝朱提郡治时期 | (10) |
| 3. 隋唐羁縻州县时期 | (15) |
| 4. 宋元从羁縻到土司制度的转型 | (22) |
| 5. 明清乌蒙土司制时期 | (27) |
| 6. 改土归流后的昭通府州时期 | (33) |
| 7. 民国以来现代政区的调整 | (36) |
| 三 重大历史事件与县名更迭 | (40) |
| 四 乡里民间基层组织与地名 | (47) |
| 五 昭通军事武备地名 | |
|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 | (54) |
| 1. 刀光剑影 军事管制 | (54) |
| 2. 金戈铁马 开疆拓土 | (58) |

2 昭通地名文化

3.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 (62)
4. 官逼民反 揭竿而起 (65)
5. 兵连祸结 遍地连营 (68)
6. 雄关依旧 换了人间 (70)

第二章 昭通地名的语言文化透视 (76)

- 一 基本用字和特殊地名 (77)
- 二 无所不在的数
——数字地名 (83)
- 三 世间万象 雅俗共赏
——象形地名 (91)
- 四 三分真实 七分演义
——历史传说地名 (99)
- 五 地名中的陷阱
——谐音转意及传说地名 (104)
- 六 语言的活化石
——方言地名 (109)

第三章 民族融合交流的文化地层

- 各民族地名 (116)
- 一 名从主人
——汉族百家姓地名 (118)
- 二 乡情难忘
——移民地名 (124)
- 三 多民族共居的史实
——少数民族地名 (126)
1. 彝语地名分布广泛 (127)

2. 苗族地名标志显著 (133)
3. 回族地名特征突出 (136)

第四章 百神齐聚 五教共存

- 昭通五大宗教地名 (139)
- 一 寺庙广布 教派林立 (140)
- 二 敬天法祖 崇尚圣贤
- 儒教地名 (143)
1. 县县有文庙 村村有武庙——文庙、武庙地名 (145)
2. 浩然之气 千古流芳——地名中的英雄与先贤崇拜 (148)
3. 列祖列宗 香火不断——祠堂、家庙地名 (149)
4. 慎终追远 民德归厚——坟墓地名 (152)
- 三 观音名号满天下
- 佛教地名 (155)
- 四 众仙云集 各显神通
- 道教地名 (156)
- 五 世界宗教 和平共处
- 伊斯兰教、基督教地名 (160)

第五章 君子以为文 百姓以为神

- 民间信仰地名 (165)
- 一 生养百谷 哺育苍生
- 地名中的土地崇拜 (166)
- 二 祈福消灾 保境安民
- 地名中的鬼神崇拜 (170)
- 三 宁信其有 不信其无
- 阴阳风水地名 (175)

四 虚虚实实 似有若无

- 神话地名 (179)

第六章 遥远的回响 永久的记忆

- 水陆交通地名 (185)

一 沧桑古道 名垂千秋 (186)

二 弯弯山道上抹不去的足迹

- 古道驿站地名 (192)

三 利济万民成通途

- 桥梁地名 (197)

四 浪宽舟楫过 沟深溜索横

- 渡口、溜索地名 (202)

五 行路之难 难于上青天

- 危险路段地名 (205)

六 一山放过一山拦

- 关山隘口地名 (212)

七 无形的纪念碑

- 马与昭通地名 (216)

八 望江兴叹

- 江河险滩地名 (222)

第七章 文化对环境的感应

- 自然要素地名 (236)

一 山区景观的真实写照

- 地形、地貌地名 (236)

二 风雨阴晴的经验记录

- 气候地名 (242)

| | | |
|-----------------------|-----------------------|-------|
| 三 | 山崩地裂的永久见证 | |
| | ——地质灾害地名 | (245) |
| 四 | 生命之源的高度关注 | |
| | ——水源地名 | (248) |
| 五 | 衣食之本的深切体察 | |
| | ——田地土壤地名 | (253) |
| 六 | 植被变迁与物种分布 | |
| | ——植物地名 | (258) |
| | 1. 生态环境演变的轨迹 | (258) |
| | 2. 畜牧与农耕留下的烙印 | (261) |
| | 3. 植被覆盖与树种分布的信息 | (265) |
| | 4. 中华本草传统的展现 | (268) |
| 七 | 鸟兽虫鱼行踪的标记 | |
| | ——动物地名 | (270) |
| 八 | 地理空间中的指向标 | |
| | ——方位地名 | (275) |
| | | |
| 第八章 三百六十行的历史档案 | | |
| | ——生产活动地名 | (280) |
| 一 | 金银铜铁锡 | |
| | ——五金矿冶地名 | (280) |
| 二 | 非金属矿产地名 | (287) |
| 三 | 开门七件事 | |
| | ——油盐柴米生活必需品地名 | (290) |
| 四 | 百工技艺地名 | (294) |
| 五 | 街场商业活动地名 | (297) |
| 六 | 狩猎采集农牧活动地名 | (303) |

6 昭通地名文化

- 七 万山神木入帝京
——明清皇木采办地名 (306)
- 八 大千世界 人生百态
——文体娱乐生活习俗地名 (310)
- 九 官府税收与民间私铸钱币地名 (315)

第九章 昭通地名的文化内涵

- 地志百科全书 (320)
- 一 昭通地名的文化品位 (321)
 - 1. 故国、部族、古迹地名 (322)
 - 2. 色泽、音响地名 (325)
 - 3. 八景地名 (327)
 - 4. 示意地名 (331)
 - 5. 聚落地名 (332)
 - 6. 寄寓地名 (333)
 - 7. 纪念地名 (335)
 - 8. 复合地名 (339)
- 二 昭通地名的两大文化类型
——官方文化与民间传统 (341)
 - 1. 官方教化地名——一本正经的话语霸权 (342)
 - 2. 民间草根地名——随心所欲的情感表达 (347)
- 结束语 (351)
- 参考文献 (355)
- 后记 (362)

导 言

地名在许多人眼里不过是一个地方的名字，属于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代码、记号、数字一类普通的符号而已，与“文化”似乎没有什么瓜葛。但正如德国“符号—文化哲学”创立者卡西尔所说：“人是符号动物。”人能够在劳作中把“信号”改造成为有意义的“符号”，并运用各种“符号”能动地创造出满足人性需要的“理想世界”。美国人类学家克罗伯和克鲁克洪给文化所下的定义为：“文化是通过符号而获得，并通过符号而传播的行为模型，这类模型有显性的和隐性的；其符号也像人工制品一样体现了人类的成就；在历史上形成的传统思想，特别是其所代表的价值观念是文化的核心；一方面，文化系统可以看作是行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进一步行动制约的因素。”^①

地名作为地理实体的标记，是识别不同地域的符号，是人们进行社会活动交往的工具，也是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文化宝藏。每一个地名的产生与存续，都有它悠久的历史 and 传奇，地名不仅是乡土故事的源泉，也是区域历史的缩影。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曾说：“地名是各个历史时代人类活动的产物，它记录了人类探索世界和自我的辉煌；记录了战争、疾病、浩劫与磨

^① 陆林主编：《人文地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60页。

难；记录了民族的变迁与融合；记录了自然环境的变化，有着丰富的历史、地理、语言、经济、民族、社会等科学内涵，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是人类历史的活化石。”对真实历史的记载是地名的生命和灵魂。

昭通自古就是多民族迁徙、交流、杂居之地，其丰富多彩的地名是这块古老浑朴大地历史文化的见证。地名的形成发展与特定自然环境、历史事件、政治斗争、经济发展、军事活动、交通变迁、民族文化、风俗习惯、宗教信仰、语言文字等诸多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在地名中都有着直接和间接的反映，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作为先民留下的重要文化遗产，地名中蕴藏着上自远古、下至今日丰富而宝贵的历史信息。昭通地名堪称一部记录区域发展历程的百科全书。

地名学的研究内容概括地说有三个基本方面：语言方面、地理方面、历史方面。地名命名的根据错综复杂，有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有广大人民美好意愿的寄托；有姓氏家族的记录；有对自然地理特征的认识；也有对历史事件及其他人文因素的描述。我们可以从地名中所记载的自然特征恢复古环境的历史原貌，还能从聚落地名的源流变迁中，窥见先民的生活状态。1926年，法国多扎的《地名起源和发展》，提出用文化地理学的方法来探讨地名的年代层序，认为古代文化，诸如经济发展、战争、民族迁徙等，常在地名中有所反映，通过一定区域内地名的历史特征，可以划分地名的年代层序。中国自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研究地名标准化，并从整体上研究地名的产生、发展和分布规律。

人类文化最重要的符号系统是语言和文字，文化的人群载体是种族、民族，文化的精神载体是政治制度、道德、习俗、法律、宗教、艺术等。本书立足于文化地理学广阔视野，力求多角度全方位探讨昭通地名与政区，地名与历史事件，地名与方

言，地名与军事，地名与宗教，地名与民俗，地名与交通，地名与自然环境，地名与物产，地名与社会意识等众多内容。为了充分展示昭通地名“百科全书”的真实风采，做到名至实归，笔者特意从数万条地名中梳理总结了近百个方面的内容，条分缕析，逐一阐释，以期能为更好地理解昭通地名文化的价值和意义提供一定的参考。

地名分布于广阔的宇宙空间，只要人类存在，地名就不会消失；地名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深刻影响着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地名是广袤大地上星罗棋布的文化亮点，没有地名，人类的生活将陷于一片黑暗和混乱之中。联合国第5届地名标准化会议6号决议指出：“地名是民族文化遗产。”第6届会议9号决议进一步指出：“地名有重要的文化和历史意义，随意改变地名将造成继承文化和历史传统方面的损失。”地名中经久不衰的记忆，是人类数千年辛勤劳作和绵延生息的奋斗历程。昭通地名作为有音、有形、有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与文物同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丰富多彩的地名景观是昭通大地上一道亮丽的风景，需要我们倍加珍视与精心呵护。

地名作为文化的特殊载体，不仅向人们传达各种文化信息，而且地名本身也是重要的文化成就。昭通今日所使用的地名，是无数先民与这块土地血脉相连，融合创造的文化结晶。中间经过多次的政权更替、文化碰撞、民族融合、传统积淀、语言交流，才交织出今日丰富的昭通地名文化。昭通地名的探源，不仅可以增进我们对地理、历史、民情、风俗、礼仪、宗教等的了解，也可以从地名追溯先人开疆拓土的历史轨迹，缅怀先贤筚路蓝缕之功，还可以为昭通乡土研究提供珍贵史料。地名是永不枯竭的文化资源，愿昭通的地名永远散发着乡土的芬芳。

第一章 昭通历史沿革与地名演变

地名是一种非常古老的社会文化现象，当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地名势必应运而生。地名的起源非常久远，可以追溯到原始人类创造语言的洪荒时代，语言的产生是地名起源的先决条件。从至今尚没有文字的一些民族或部落却有他们世代相传的地名这一事实中，我们可以推测地名的起源肯定比文字的产生要早很久。只是由于缺乏文字的记载，所以不曾留下可资追溯的痕迹。

昭通这块古朴神奇的土地，历史文化源远流长。1982年，昭通市过山洞出土了一枚“早期智人”的牙齿化石，距今约10万年，被定名为“昭通人”。这一重要发现填补了云南古人类化石从猿人到晚期智人之间的空白，也是昭通成为古人类起源地之一的有力证据。另据考古发掘，全市已有7个县发现了20余处新石器遗址。昭通影响较大的新石器遗址有：鲁甸野石山、马厂和巧家小东门等。可见，早在1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昭通就有人类生息繁衍于斯，先民们已广泛使用磨制石器，并懂得了制陶、纺织、农业和放牧等技术，开始了游牧和定居生活。

在人类悠久的历史长河中，探讨地名的最初起源，自然是个体有趣的问题，但却会遇到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科学家认为人类至少已存在100万年，也许长达五六百万年。世界最早的文字记

录只有五六千年，中国最早的已释读文字是商代留下的甲骨文，距今仅3500多年。这些文字记录在人类发展史上出现得如此之晚，根本不能提供关于最早地名起源的线索。昭通这片土地上很早就居住着许多不同的民族，操着不同的语言，并有着不同的发展历史。然而许多民族甚至连文献资料都没留下就已经消亡了，这就给昭通地名起源研究留下了无法填补的空缺。只有在文字产生之后，口语地名被记录成文字，地名的历史才算有了确切的记载。

就目前的条件而言，地名的最初起源只是一个有趣的话题，还很难成为一个有意义的研究课题。正如鲁迅所言：“世界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地名也如此，一些原本无人居住，也没有名字的地方，随着人口的增长、迁徙逐渐产生了新的地名。因此，所谓昭通地名的起源与演变，也只能从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开始，且主要以汉语文献为主。

一 昭通地名的起源与演变

昭通自古以来就是少数民族聚居区，最初的地名当是土著民族语地名。早期汉语文献所记录的昭通历史地名有两类：一是中原汉族对当地的他称，如“西南夷”、“犍道”、“南中”、“乌蒙”等；一类是汉译土著地名，如“夜郎”、“劳浸”、“靡莫”、“窰地甸”、“大雄甸”、“朱提”（shú shí）、“堂琅”等。随着中原王朝对昭通的设治经营、汉文化的传播和汉族移民的进入，逐渐出现了汉语命名的地名。宋元以来昭通的汉语语义地名日益增多，逐渐成为地名的主要命名形式。昭通汉语地名的发展，反映了中原汉族王朝对西南边疆不断经营与开发的历程。

周朝时所谓的窰地甸、屈流大雄甸，按《禹贡》的划分，

属于要服、荒服等边鄙之地。可见当时中原王朝对昭通的了解还处于萌芽状态。“窋地甸”、“朱提”等地名的字面含义十分费解，可能是土著民族语地名的音译，有人认为是古彝语地名。汉朝对西南进行开边置郡县，昭通历史有了更切实的记载。李冰开犍道于前，常頰略通五尺道于后；汉武帝时唐蒙再通夜郎道（即西南夷道），隋唐时又筑石门道。“犍道”、“夜郎道”、“西南夷道”，无论是自称还是他称，都与当地民族有着直接的关系；“五尺道”（一说五尺为族名）、“石门道”直接以道路特征命名，从地名上看汉化已达相当程度。此外，昭通水利史上著名的“千顷池”、“龙池”，史书记载虽为犍名，但今天看来简直就是地道的汉语地名，因为“千顷”和“龙”具有典型的汉文化特征。地名从音译转向意译，标志着中原汉族对“西南夷”的认识由浅入深已达到了一个新阶段。至于明清之后才出现的镇雄、昭通、威信、大关、盐津、水富、绥江等县级政区地名，其汉语的字面意思已是一目了然了。

从时间上看，地名具有稳定性和可变性这一对立统一特征。地名一经形成，必须长期稳定才便于人们交往使用，这是地名实用性的基本要求。历史上昭通称“朱提”约760年，称“乌蒙”约980年，“昭通”一名至今已有近280年的历史了，其他许多小地名的历史也在百年以上。

二 高层政区沿革与昭通历史地名

昭通地名的产生和演变，是与特定的历史条件紧密联系的，众多的地名是对昭通区域发展历史独特的记录。据史志载：昭通夏、商属梁州（《禹贡》九州之一）；周为窋地甸、大雄甸；春秋为靡莫部；自秦开“五尺道”为蜀郡辖地；西汉置犍为郡，